

原振侠新科幻系列

心战·寻宝

原振侠(香港)◆著

华艺出版社

原振侠新科幻系列

原振侠 著

心

战

·
寻

宝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战; 寻宝/原振侠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9

(原振侠新科幻系列; 6)

ISBN 7-80142-358-5

I. ①心…②寻… II. 原…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53 号

京权(图字)01-2001第2996号

心战·寻宝

著 者: 原振侠

责任编辑: 梅 雨 郭 庆

装帧设计: 清 风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8.4375

版 次: 2001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142-358-5/Z·176

定 价: 16.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小常给我提意见，希望我能够在小说里加重爱情的比例。

没有异议，在《心战》这部小说里，我作了新的尝试，增添了宝娃的“戏份”，让她陪我走上冒险历程。虽然宝娃最后还是死了，但她的精神不灭。

《心战》的科幻成分并不太重，在某种程度而言，更接近真实，唯其真实，这才可怕。

最近，电视台公开了前苏联对“超能力”的研究，内容十分骇人，可见超能力的确存在，而利用超能力培育战士，杀人于无形，看来也就算不上什么幻想了。

原振侠

寂寞窗前雨

垂泪到明天

责任编辑：梅雨 郭庆

装帧设计：清风

·心战·

冷战时期，世界陷于动荡之中。后冷战时代，军备竞赛从不曾停止，只是由核武器转向更骇人听闻的超能力领域——心灵战争。原振侠无端被卷入漩涡，置身大国机密战争的矛盾夹缝中，任他豪杰盖世，智慧超人，却无从防备于虚无缥缈处突如其来的杀机，进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险死还生之刹那，他能否抓住千钧一发的生机，反败为胜呢？

·寻宝·

惯于在地球四处冒险的原振侠，受亚洲之鹰开所托，与宇航专家一起，押送海藻飞赴外太空，支援正在行星“露斯亚”进行疆土开拓的浪子高达。原以为这只是趟新奇刺激的太空之旅，但行程中却莫名其妙地屡遭追杀、太空船被炸、宇宙飞贼群涌而至……，几经追查，才发现一项夺宝战，正混含在这次宇航旅途中！

为了人类开拓外太空的事业不受干扰，为了超光速的通讯能研究成功，原振侠以他一贯的神勇身手和智慧，侦破并保存了宝藏。

ISBN 7-80142-358-5



9 787801 423580 >

ISBN7-80142-358-5/Z·176

定价：1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无形之敌	1
第二章	心灵攻击	17
第三章	首脑遇袭	25
第四章	地下战争	40
第五章	黑夜逃亡	56
第六章	声纹侦察	71
第七章	奇兵追击	87
第八章	血洗魔域	103
第九章	轰天一击	119
尾 声		133

第一章

无形之敌

手术床上，躺着一个头发剃光的病人，他的脸色比泥土还黄。

病人头部旁边，站着负责开刀的医生，他向四边的助手看了一眼，然后点点头。

助手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声“OK”，也跟着点了点头。

病人三十七岁，名叫贺道夫，属情治单位人员，他在三十分钟前被送进了德国陆军医院。

他的密码是 012，专长刺探军事情报。

此刻，贺道夫的呼吸和脉搏已进入极度危险状态，但手术仍须进行，那是因为贺道夫对德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他不能死。

在十五分钟前，陆军医院的医生专家们一共十二人，开了一次会，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进行手术，贺道夫一定会死亡，然而即使进行手术，贺道夫的生存机会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主持会议的专家，也就是现在负责开刀的拜斯教授最后宣布：“手术将于十五分钟后进行”。

这无疑是一场赌博，连拜斯教授这样名震遐迩的脑科专家，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此刻，他的双手正在微微地发抖。

护士把灌满生理盐水的注射器递给拜斯教授，同时也把手术工具交给了正助手。

拜斯教授吸了一口气，把生理盐水注入病人的头皮里。

一分钟后，他接过护士手上的手术刀。

他望着贺道夫头上的虚线，望了所有的助手一眼，挥动手术刀，在头皮上割了下去。

鲜血从头皮那里溢了出来。

正助手迅速地为贺道夫止血。

“电气手术刀……”拜斯教授沉着地吩咐。

护士立即递上电气手术刀。

拜斯教授利用电气手术刀切开贺道夫的骨膜。

正助手即用骨膜剥离器，慎重地剥掉骨膜。

护士递上凿和槌子。

虽然四周的气氛异常紧张，护士的动作却是干净利落。

拜斯教授在要开洞的几处地方，用凿子记下位置。

“脉搏微弱……血压再度下降……”麻醉专家看着监视病者情况的仪器，紧张地报告。

“知道！”拜斯教授沉稳地回答，他的视线没片刻离开过贺道夫。

他的额头上，已挂满汗珠。外勤护士迅速走到拜斯教授的身边，用纱布为他揩掉。

护士又递上头盖穿孔器。

拜斯教授开始钻洞。

他的手术袍沾满了贺道夫的鲜血。

“线锯！”拜斯教授轻声说。

护士把线锯诱导子和线锯一起递了过去。

正这时候，麻醉专家有点焦虑地道：“教授！心脏

.....”

副助手立即准备好除震动器。

贺道夫的心脏状态开始恶化，部份心肌不断地收缩、弛缓，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维持下去，血液循环就会受阻。这种状态只要延续数分钟，病人就会死亡。

不幸地，贺道夫此刻正是陷入了这种状态。

遇到这种情形，拜斯教授所能做的，就是动用除震动器——电气刺激，从外刺激心脏，令心脏重新作有节拍的跳动。

拜斯教授将除震动器放在贺道夫的胸膛上。

强烈的冲击，直贯贺道夫的身躯。

麻醉专家的视线直盯着监视系统，他摇摇头：“不行！”

无论电流如何强烈，贺道夫的心脏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

手术仍然继续进行。拜斯教授熟练地把线锯穿过病人头盖骨的小洞。

他双手拿着线锯，左右左右地拉，将头盖骨切开。

护士忙把剪刀等器具逐一送上去。

硬膜终于被切开了，拜斯教授在出血部位贴上止血贴子。

一看到露出的脑袋，手术室里所有的人员都叫了起来。

贺道夫的脑部组织已被完全捣毁，就像一块被人用强力扭过的手巾。

“糟糕，没救了！”拜斯教授看了一眼，不禁轻轻地叹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怎会这样的？教授！”正助手侧着头问。

拜斯教授摇摇头：“能支撑到现在，真是不可思议，可

能是心脏无损吧！还有，你们看，他的腹部也涨着呢！”

他用手轻轻放在贺道夫的右腹上。

“教授，剖开看看吧！”副助手说。

“那只会加快他的死亡！”拜斯教授说。

麻醉医生道：“反正救不活了，倒不如早点查验死亡原因。”

“好吧。”拜斯教授点点头，他接过手术刀，开始剖腹。

另一方面，正副助手开始把头盖骨缝合。

很快，贺道夫的腹部就被剖开，拜斯教授跟刚才一样，惊叫起来。

肝脏肿胀，全被破坏，肝脏上的血液早已凝固成块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原振侠医生。”拜斯教授朝我站立的地方望过来。

打从手术开始，我就站在一角，默默地观察着手术的进行。

我走近一看，拜斯教授道：“头部、肝脏全被破坏，我却看不出原因。”

“教授，你再仔细看一看，总会想得出原因吧。”我说。

拜斯教授道：“可以想像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伤者的脑内与肝脏受到了异常强烈的冲击。但是，你看，伤者的外表，包括头盖骨、皮肤、肌肉，却是全然无损，那股异乎寻常的冲击是怎样撞进去的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明白了。”我向拜斯教授欠了欠身子，朝手术室外走去。

“原医生，”拜斯教授叫住了我：“这个伤者，恐怕再活不上一个小时，请你有心理准备！”

我点点头，走出手术室，脱掉绿袍和口罩，扭开龙头洗

手。

三分钟后，我离开了手术等候室，在静静的长廊上走着。

长廊的右面，排列着六间手术室。此刻，六间手术室都亮着红灯，那表示说“手术正在进行中”。

我走到医院大堂，拿起公众电话，打给情治部部长。

“我是原振侠，你身边有人在吗？”

“没有！贺道夫怎样了？”部长紧张地问。

“拜斯教授说他活不过一个钟头。脑和肝脏全被破坏了。”我低声说。

“原医生，坦白跟你说，我们情治部到目前，已死了五个人，贺道夫是第五个。总理刚才打电话给我，叫我无论如何要留住你，请你替我们调查这件事。我也知道这是强你之所难，但请你看在那……那位先生的面上，帮敝国一个忙吧！”部长的声音哽咽了起来。

我吁了口气，想不到这次来德国参加啤酒节，原以为可以趁机轻松一下，却无端给牵入了这个漩涡。

“原医生，请你接受我的请求吧。我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任何怪事，都会感到兴趣——”

我截住了他：“部长，我——”

部长抢着说：“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桩怪事吗？”

我哑住了！我刚才看到的贺道夫的肝脏，那简直是一堆肉酱。

“原医生，喂！你在听我讲话吗？”部长气急败坏地。

“好吧！”我回答。

“谢谢你，稍后再联络！”部长兴冲冲地挂上电话。

——今天黄昏，我离开了下榻的凯旋酒店，准备去参加

啤酒节。

从我住的酒店去啤酒节举行的现场，并不需要坐计程车，只要走过地下道，再穿越中央公园便到了。

我就在公园里的树丛中看见倒卧在地下的贺道夫。

我走过去，把他扶起。

那时他还有一点气息，断断续续地道：“我叫贺道夫，通……通知情……情治部，找……找部长，电话是……”

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耳边，才听到号码。

贺道夫说完那番话后，就昏迷过去了。

我立即用电话通知情治部，并报上自己的姓名。不到三分钟，大批警员、救护人员涌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由于我是重要证人，被邀赴医院。我只好驾了酒店的汽车跟着去。

送进医院时的贺道夫，凭我的经验，其实早知没有生存的机会。拜斯教授的努力，不外是聊尽人事。

我离开了医院，朝停车场走去。这时已是下午七点零五分。

当我走进停车场入口时，我倏地停住了脚步。

停车场被丛丛的杏树包围着，显得十分阴翳，病房里的光，没法射到这里来。

虽然光线不足，我却看得十分清楚。

在我离开医院大门时，我已感到有人在偷窥我，然而，当我来到停车场，却又不自觉偷窥者跟着我。也许我太敏感了吧！

我朝福特走过去，走了两步，又收住了脚步。我感到有“人”正以极高的速度朝我疾走过来。

像人，又不像人。

那是一种不易捉摸的杀气，只要给它击着，准受伤无疑。

我迅速地脱去上衣，凝神向四周察看。

四周并没有人，但我仍感到一股莫名的杀气正逼近。

(到底是谁?)

正当思索之际，我的下颚已重重地中了一击。

一个踉跄，我跌倒地上。我摇了摇头，嘴角流出了鲜血。

正想爬起来，一股冲力，又排山倒海般撞过来，把我撞倒地上。

跟着一下一下的重击，朝我身上如暴雨般涌来。

我无法反抗，只好双手抱头，蜷曲身子，承受着那无情的袭击。

袭击连绵不绝，我根本无法看清楚袭击者的相貌。

我大吼一声，滚了开去，然后迅速地弹起。

奇怪？周围竟一个人也没有。

我用力地摇了摇头，意图尽快清明神志，接着伸手抹掉脸上的血。

突然，一股动力又撞了过来，我被撞得倒飞过去。

“砰”的一声，背脊撞到杏树的树杆上，整个人坐倒地上。麻痹弥漫着我全身，此刻，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喂！喂！喂！”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

我微微睁开眼睛。

眼前出现一个金发女郎。

“先生，你怎么了？我通知医院好吗？”女人柔声说，一面伸手把我扶起来。

“没事。”我拍拍身上的灰尘：“可能工作太疲劳了，所

以有点晕。”我撒了谎。

“先生，我看你还是看看医生的好！”女人关怀地。

“不用了。”我站稳了脚步。

经过连续的袭击，我的头仍有点晕。

我一看表，已是晚上八点，换言之，我昏迷了三十分
钟。

“谢谢你的帮忙。”我向那女人鞠了个躬，朝我那辆福特
车走去。

那个女人仍然注视着我，脸上露出不大放心的神色，直
到我走到福特车旁，伸手开门，她才转身离开。

女人的那辆平治正停在停车场的入口处附近。

我跟那女人同时坐进了车厢。

我稍稍检查过车厢内的仪表，没有异常，于是发动引
擎。

平治渐渐远离后，我开始踏油门。

我从来不曾遭遇过如此的惨败，连敌人的模样也没看
清，就被击倒。

我吁了口气，把事情想了一下。其实我早已知道当我驾
着汽车跟随救护车到陆军医院时，已有“人”在监视着我。

但我想不到那个“人”会这么快就向我袭击。

我左手扶着驾驶盘，右手挟着一根登喜路。

福特飞驰了五六分钟，车厢里的流动电话响了起来。

“我是部长，你在哪里？”部长那低沉的声音，传了过
来。

“刚离开医院回酒店。”我回答。

“十分钟前，我打过电话给你，接不上，到底怎么回
事？”

“这些见了面再说吧，”我回答：“找我有事吗？”

“拜斯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了怪事！”

“怪事？”我一怔。

“拜斯教授说你离开手术室不久，贺道夫就死了。”部长说：“可是，贺道夫的尸体却不见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贺道夫在手术室断气后，遗体立刻被送去殓房。拜斯教授换了手术袍，就到医院的花店买了束白菊花，准备到殓房向贺道夫的遗体致祭。岂料，贺道夫的遗体却不见了。”

“我马上回医院去。”我说。

“有什么消息，立刻联络我。”部长说。

“OK。”我把流动电话塞进内袋，双手将驾驶盘一转，福特马上调头，朝来的方向驶去。

十分钟后，我回到陆军医院大堂，刚接到部长电话的拜斯教授已在那里等着我。

“请跟我来。”拜斯教授神情紧张地说，领着我朝通向地库的楼梯走下去。殓房在地库长廊的尽头。

“贺道夫的遗体原先就放在这里，前后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拜斯教授沉重地说。

我没答话，朝殓房四周看了一匝。

天花板上只有透气孔，没有窗，人爬不进来。

“门有没有上锁？”我问殓房主任。

“没有。”主任摇摇头：“钥匙确是由我保管，但殓房的门一向没有锁。死者太可怜了，还要锁着他干吗？”

我拍了拍他的肩：“这是意外，没有人要负责任。”

拜斯教授开口道：“这里是地库一楼，要上去，一定要经过药物室和资料室。这些房间，都有人驻守。有人要把尸

体运出去，一定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殓房是在走廊的最尽头？”我问。

“是。”主任抢先回答。

“如果要上地面去呢？”

“走廊另一端的尽头，有一道门，是用来搬运遗体的。这道门除了搬遗体以外，原则上是锁上的。”主任说。

“遗体失踪时，你在哪里？”我问。

“我除了是殓房主任外，还兼任灵车司机。那时候，我正在车房整理灵车，车房就在搬运遗体那道门的旁边。”

“呀，是地库车房。”

“对，不过，车房门前有一条长约二百公尺的专用小路通向医院的后门，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是地库车房。”

“这设计真好，有可疑人物出现，立即就会发现。”我夸赞着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

“是，可是——”主任望向拜斯教授。

拜斯教授说：“有话只管对原医生说好了。”

主任点点头：“当我正在替灵车加油时，看见有一件奇妙的东西在空中飞舞。”

“奇妙的东西？”我跟拜斯教授异口同声地说。

“因为是晚上，我看不清那是什么。不过，我看那可能是一个人，也许——”主任顿了顿：“那就是遗体。”

“呀……”我的眼睛放出了精光。

“那东西没有下过地，而是慢慢地加速，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我想那大概就是贺道夫的遗体。”

我望着主任（那是真的吗？贺道夫消失了，他的尸体飞上了天空？）。

这时，一直保持缄默的拜斯教授开口了：“原医生，也

许你认为索辛在胡吹，其实除了他，还有两位手术部的护士看到。”

“那两位护士都说是人在天空飞舞吗？”我问。

“是。”拜斯教授点点头。

“好吧，我们忘掉尸体消失的事吧。”我说：“以后的事，自然会有人处理。”

我转身离开了殓房，走到搬运遗体的那道门的面前。

打开门，走了出去。

沿着那条专用小路，我来到了医院的后门，转身一看，正好看到手术部大楼。

大楼的窗门，都亮了灯，忙着团团转的护士身影，跳进了我眼帘。

（在空中飞舞的尸体，真不可思议。）

我拐过病房大楼，穿过杏林，朝停车场走去。

我的脑海里，盘旋着两宗也许有关连性的事。

第一宗是那股把我击倒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另一宗就是飞舞在夜空中的尸体。

我一边思索，一边走着，当我走到停车场附近时，我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越空而来。

抬头一看，只见一部汽车往我头上猛地砸来。我本能地往前扑倒在地上。

爆炸声响了起来，杏树的枝干折断，跌在地上。

我弹跳翻身，像兔子般的飞奔。

那股“力量”又追在我背后。

我双脚一踮，运劲然后又放松身体，跳上附近一棵杏树。

“力量”冲向杏树，杏树“砰”地倒了下来。